

# 徐悲鴻與《八十七神仙卷》

精彩人生



▲徐悲鴻為保護《八十七神仙卷》歷盡艱辛

## 馬季從學徒工走上舞台

名人軼事



▲相聲大師馬季

1953年3月，馬季成為新華書店華北發行所的正式職工，正式名稱是「學徒工」，比當年在上海做學徒時多了個「工」字。別小瞧這個「工」字，當時可是進入工人階級隊伍的標誌。

當學徒，馬季可以說是駕輕就熟，得心應手，在宏德織造廠積累的實踐經驗，不就是點煙、沏茶、買東西，外帶倒尿桶嗎！連尿桶都倒，還有什麼幹不了！然而，如今解放了，他的新去處，不是資本家的工廠，而是國營的新華書店，「學徒」後面又多了個「工」字，究竟幹些什麼呢？他懷著激動、好奇而有幾分迷惘的心情，邁進了新華書店的門檻。

頭一次發工資，一起發了兩個月的，人民幣27萬元（舊幣），合新幣27元整。他小心翼翼地翻翻褲兜，看看有沒有足以漏掉錢的窟窿。他可不能掉以輕心，錢在手裡死死攥著，直到手心都攥出了汗。

回到家裡，自己留下了每月8元的伙食費，其餘統統交給媽媽。交錢時，馬季沒說什麼，行動比語言更有力囉！媽媽也沒說什麼，只是手有點顫。

新華書店是新中國的縮影。嶄新的生活，和諧的人際關係，是馬季永遠不會忘懷的；勤儉奮發，力爭上游，是他所崇尚的。

新華書店青年人多，每逢周末，工會都舉辦舞會或聯歡活動，為的是消除疲勞，活躍氣氛，讓大家盡情領略生活的快樂。作為聯歡活動中的積極分子，馬季如魚得水，大展其才，不是唱京劇，就是模擬丑角表演，當然，最拿手的還是相聲。有時，他集過去所學之大成，把相聲和京劇穿插在一起，又逗又唱，戲之為「雜湊」。

他對相聲一往情深，心馳神往，每逢假日，就泡在茶社和劇場裡，常常是「日以繼夜」——聽完口場聽夜場。前門外鮮魚口有個迎秋茶社，經常演出相聲，對他的吸引力特別大。起初，他認識台上的演員，台上的演員卻不認識他。日久天長，台上的演員漸漸注意到這個憨厚樸實的小伙子。馬季聽相聲全神貫注，笑起來卻不那麼放肆。他聽相聲，手也不閒著，一手拿個饅頭，一手拿支筆，邊聽邊啃邊記，倒是一樣不耽誤。在這段日子裡，侯寶林、郭啓儒的《戲劇雜談》、《戲劇與方言》、《八扇屏》、高德明的《醋點燈》、《不離婚》、王世臣、趙玉貴的《一貫道》等，在他面前展現了多姿多彩的藝術世界。他像海綿一樣，置身藝術海洋中，盡情地吸收藝術養分，心情振奮，滿意極了。

1956年初，北京市舉行工人業餘曲藝觀摩會。馬季參賽的曲目是相聲《找對象》，譏諷一個以貌取人的青年工人，一味追求臉蛋漂亮的女孩，戀愛變成亂愛。他表演這段相聲，充分地體現了對相聲的新的領悟，準確地把握了人物心地善良，思想麻痺的矛盾心態，把人物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，而又火候適中，榮獲一等獎。

獲獎後，他心氣兒更高，又參加了全國職工業餘曲藝匯演。他參賽的相聲《都不怨我》出自名家之手，質量不俗。它諷刺某些郵政工人粗枝大葉，不負責任，屢屢出錯，卻總是說：「都不怨我。」馬季的表演又獲好評。到場觀摩的中國廣播說唱團團長白鳳鳴、相聲大師侯寶林也極為讚賞，侯寶林還高興地說：「我可找到學生了！」

1956年，馬季正式進入中國廣播說唱團，成為專業相聲演員。當時領導確定侯寶林、劉寶瑞、郭啓儒、郭全寶都是馬季的老師，侯寶林為責任老師。

摘自汪壽壽 曾惠傑著《笑星馬季》

1936年，徐悲鴻在香港辦畫展時受到作家許地山的熱情接待。許地山當時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教授，他安排徐悲鴻住在自己家，還在香港大學舉辦了他的畫展。

一天，許地山問徐悲鴻要不要搜集中國古字畫，酷愛中國書畫的徐悲鴻立即表示出很大的興趣。許地山說德國有位馬丁夫人，家裡藏有一批古字畫。原來，這位馬丁夫人的父親生前曾經旅居中國多年，搜集了不少中國古代書畫，頗引以為豪。這些被他視為家寶的東西後來留給馬丁夫人。研究宗教哲學的馬丁夫人在一次旅港時偶遇許地山，兩人遂成為同行知己。在一次偶然的閒談中，她請許地山為她收藏的中國古字畫尋求買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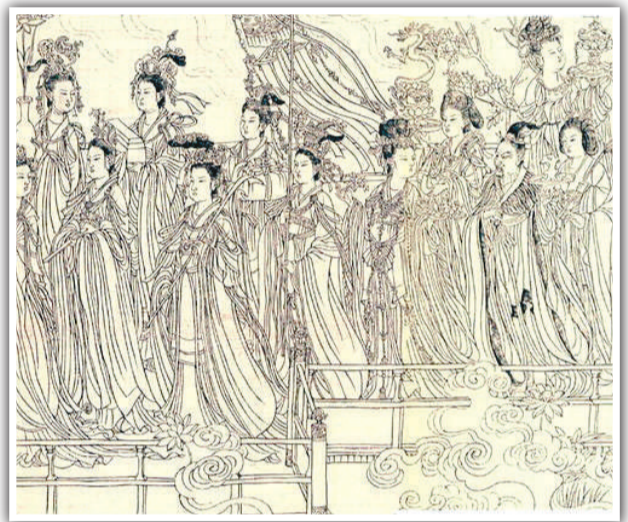
許地山覺得鑑定這批古字畫非悲鴻莫屬。徐悲鴻也欣然同意。經過聯絡，馬丁夫人全家到香港旅行，把那批中國古書畫帶到了香港。馬丁夫人十分熱情地把徐悲鴻接到自己的住處，打開所有的箱包讓徐悲鴻挑選。

在多幅沒有落款的普通字畫中，徐悲鴻獨具慧眼，捧起一幅古卷凝神不語，看著看著，忽然起身對馬丁夫人說：我要這一幅，我只要這一幅。馬丁夫人有些吃驚地望着他，建議他再看看尚未翻完的字畫。徐悲鴻搖搖頭，將隨身所帶的一萬元現金掏出來，又從自己所展作品中選出七幅精品一併推到馬丁夫人面前。馬丁夫人從徐悲鴻急切的情緒裡悟出了此古卷的價值，又有些捨不得了。

### 在港購得絕品

許地山說徐悲鴻的這七幅作品都是精心創作的佳品，並帶她到香港藝術品估價委員會進行了作品估價，馬丁夫人這才愉快地接受了這筆交易。

這幅古卷就是以後徐悲鴻形影不離的《八十七神仙卷》。《八十七神仙卷》線條優美飄逸，意境深邃遼曠，令人遐思萬千。繪在深褐色的絲綢上的八十七個人物全用白描手法，整幅畫卷看起來卻滿紙生輝。畫無落款，但徐悲鴻一眼就看出這是一幅出於唐代名家的藝術絕品。那近於纏綿的畫面意境使他日夜觀摩，興奮不已。他精心地刻了一枚「悲鴻生命」的印章，鈐於畫側，足見畫卷在這位藝術大師心中的地位。



▲《八十七神仙卷》（局部）

1937年春，徐悲鴻返回南京。恰巧張大千由北平來南京籌備全國美展事宜，此時，黃君璧、謝稚柳等人也在南京，他們把酒暢飲，會聚一堂。此間，張大千、謝稚柳等人還前往徐悲鴻的住處觀看了《八十七神仙卷》。張大千見卷後大吃一驚，稱這幅當時國內唯一見到的唐代人物畫卷有「吳帶當風」之感，極有可能是畫聖吳道子的真本，謝稚柳等人也表示贊同。自己的珍藏，被同行好友讚賞品評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，尤其對於愛畫如命的徐悲鴻來說。這使他更加珍愛《八十七神仙卷》。

1938年秋，徐悲鴻接到了印度詩聖泰戈爾之邀，到印度國際大學講學。他決定早些上路，以便利用途經香港的機會，讓中華書局把《八十七神仙卷》精印下來，以利保存。十月，徐悲鴻自重慶出發，路過廣州時，趕上廣州淪陷，他帶著畫在西江飄泊了40多天才抵達香港。到港後，他直奔中華書局，把重新裝裱、作了題跋的《八十七神仙卷》交由中華書局採用珂羅版精印。由於在西江耽誤了時間，行程緊迫，行前他把《八十七神仙卷》交由香港銀行存保。1939年春，徐悲鴻為抗戰籌款，前往新加坡舉辦畫展。畫展在新加坡舉行時，他總是不放心古卷，常夢見古卷再遭厄運。於是，他又讓人從香港將古卷取回……

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，太平洋戰爭爆發。日本人佔領了香港，南洋地區一時籠罩在戰爭狂魔的恐怖之中。徐悲鴻覺得再也呆不下去了，決定回國。由於擔心途中有閃失，行前，他將最精美的40幅作品留在當地一所華僑小學，保存在一個只有教務主任知道的地方，然後他取道緬甸回國。一路上風餐露宿，總算路過國土。徐悲鴻剛想回頭睡個安穩覺，不料，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震得徐悲鴻發怔：保存在新加坡那所華僑小學的40幅油畫精品全都被毀。

徐悲鴻悲痛萬分。他猛然想起《八十七神仙卷》，忙打開行李翻找。可是所有行李都翻遍了，還是沒有，他著急地在屋裡大叫。隨行人員聞訊趕來也滿屋子替他找，仍然沒有，直到一人發現徐悲鴻背上鼓鼓囊囊，讓他脫了長袍，這才發現《八十七神仙卷》不知什麼時候已被他緊緊地綁在肩頭上。

### 古卷失而復得

1942年徐悲鴻來到雲南，有一次在昆明辦義展。昆明雖未淪陷，但敵人的轟炸機卻天天光臨，人們每天都要幾次鑽防空洞。5月10日這天，又傳來防空警報。徐悲鴻迅速把即將展覽的箱裝作品堆於寓所，匆匆鎖了門便到樓下躲進了防空洞。待到防空警報解除後，當徐悲鴻鑽出防空洞急匆匆奔到樓上時，駭得目瞪口呆：居然有人冒著空襲，乘亂把寓所門鎖撬開。徐悲鴻急忙闖進屋內，經清點，發現30幅參展作品丟失，徐悲鴻幾乎暈倒。他驚地想起《八十七神仙卷》，便瘋一般地跑到內室去看，果然，古卷不翼而飛，徐悲鴻撲倒地上……

日子一天天流逝，古卷杳無音信。徐悲鴻茶飯不思，日漸消瘦。不久，徐悲鴻到了重慶，在中國文藝社居住下來。

1944年初夏，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學生盧蔭蔭告訴徐悲鴻，她丈夫的朋友領她到一位初識的人家中，發現有一幅古卷與老師丟失的很相似。徐悲鴻簡直驚呆了，他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，詢問了有關細節詳情，終於斷定它就是那幅朝思暮想、夢繞魂牽的《八十七神仙卷》。他興奮得幾乎要立即飛往成都，但又怕自己親自前往嚇著藏匿古卷的人……

## 寂寞是一種清福

□梁實秋

歡文欣賞

寂寞是一種清福。我在小小的書齋裡，焚起一爐香，裊裊的一縷煙線筆直地上升，一直戳到頂棚，好像屋裡的空氣是絕對的靜止，我的呼吸都沒有攪動出一點波瀾似的。我獨自暗暗地望著那條煙線發怔。屋外庭院中的紫丁香還帶著不少嫣紅焦黃的葉子，枯葉亂枝的聲音可以很清晰地聽到，先是一小聲清脆的折斷聲，然後是撞擊著枝幹的噹噹聲，最後是落到空階上的拍打聲。這時節，我感到了寂寞。在這寂寞中我意識到了我自己的存在——片刻的孤立的的存在。這種境界並不容易得，與環境有關，更與心境有關。寂寞不一定要到深山大澤裡去尋求，只要內心清淨，隨便在市廛裡，陋巷裡，都可以感覺到一種空靈悠逸的境界，所謂「心遠地自偏」是也。在這種境界中，我們可以在想像中翱翔，跳出塵世的渣滓，與古人同遊。所以我說，寂寞是一種清福。

在禮拜堂裡我也有過同樣的經驗。在偉大莊嚴的教堂裡，從彩色玻璃窗透進一股不很明亮的光線，沉重的琴聲好像是把人的心都洗過了一番似的，我感到了我自己的渺小。這渺小的感覺便是我意識到我自己存在的明證。因為平常連這一點點渺小之感都不曾有！

我的朋友肖麗先生卜居在廣濟寺裡，他告訴我，在最近一個夜晚，月光皎潔，天空如洗，他獨自踱出僧房，立在大雄寶殿的石階上，翹首四望，月色是那樣的晶明，蒼鬱的樹是那樣的靜止，寺院是那樣的肅穆，他忽然頓有所悟，悟到永恆，悟到自我的渺小，悟到四大皆空的境界。我相信一個

人常有這樣的經驗，他的胸襟自然豁達寥廓。

但是寂寞的清福是不容易長久享受的。它只是一瞬間的存在。世界有太多的東西不時的提醒我們，提醒我們一件煞風景的事實：我們的兩隻腳是踏在地上的呀！一隻蒼蠅撞在玻璃窗上掙扎不出去，一聲「老爺太太可憐可憐我這個瞎子吧」，都可以使我們從寂寞中間一頭栽出去，栽到苦惱煩躁的漩渦裡去。至於「催租吏」一類的東西打上門來，或是「石壕吏」之類的東西半夜捉人，其足以使人敗興生氣，就更不待言了。這還是外界的感觸，如果自己的內心六根不淨，隨時都意馬心猿，則雖處在最寂寞的境地裡，他也是慌成一片，忙成一團，六神無主，暴跳如雷，他永遠不得享受寂寞的清福。

如此說來，所謂寂寞不即是一種唯心論，一種逃避現實的現象嗎？也可以說是。一個高齡隱遁的人，在從前的社會裡還可以存在，而且還頗受人敬重，在現在的社會裡是絕對的不可能。現在似乎只有兩種類型的人了，一是在現實的泥濘中打轉的人，一是偶然也從泥濘中昂起頭來喘口氣的人。寂寞便是供人喘息的幾口新空氣，喘幾口氣之後還得耐心地低頭鑽進泥濘裡去。所以我對於能夠昂首物外的舉動並不願再多苛責。

過靜坐經驗的人該知道，最初努力把握著自己的心，叫它什麼也不想，而是多麼困難的事！那是強迫自己入於寂寞的手段，所謂禪入定完全屬於此類。我所讚美的寂寞，稍異於此。我所謂的寂寞，是隨緣俱得，無需強求，一剎間的妙悟也不嫌短，失掉了也不必悵悵。但是我有一刻寂寞，我要好好地享受它。

## 兔年郵票躍全球

□施萍

### 郵手好閒

中國文化無處不在。看看全球發行的兔年郵票便知道了。

新西蘭是最先走入兔年的國家。當地郵局於1月12日發行了兔年郵票。新西蘭的兔票，給人有「騰雲駕霧」感覺。兔蹄下的白雲，既有華人傳統意義裡的「祥雲」，也有「新西蘭」的含義。「新西蘭」在毛利語中的意思，就是「白雲的故鄉」。

美國也發行了兔年郵票。兩隻橙黃色的桔子，跟兔年有什麼關係，教人「丈八金剛」摸不着頭腦。加國發行的兔年郵票，分為「國內版」、「國際版」兩種。「國內版」郵票中，是一隻跳躍中的兔子。郵票的設計特色是：兔子的兩隻後腳隱藏了，並用另外兩隻兔腳與另一張郵票連接起來。

香港發行的兔年郵票，以多取勝。小型張、首日封之外，還有「金箔」、「絨面」的。圖案除了白兔，還有野兔、侏儒兔、安哥拉兔。

圖為今年一月二十二日香港發行的兔年郵票。左為白兔，右為野兔。

## 元宵節的傳說

華夏風情

相傳，漢武帝時，宮中有個叫東方朔的人，個子很矮，他不僅足智多謀，風趣滑稽，而且還心地善良。宮女不管是誰觸犯了漢武帝，當皇帝怪罪時，他總上前講情，因此，宮女都對他非常敬愛。

那年臘月，下了幾天雪。東方朔去御花園折梅花。剛進園門，見一個宮女正淚流滿面地向御井撲去，他慌忙上前攔救。這宮女叫元宵，家住在長安西北山上，家裡還有父母和一個小妹妹。自她被選進宮來，每逢年底歲首，她思親念人，心如刀絞。這幾天風寒雪大，她不由又想起了父母、小妹妹在家的艱辛，心想：既然不能與父母一起生活，倒不如一死。便來投井。東方朔聽了元宵的訴說，便安慰了一番，答應想辦法讓她與父母、小妹妹見面團聚。

東方朔從元宵的身世，想到宮女們都有思親戀眷的惆悵，便想出了一個妙計。

這一天，他來到西北山元宵的家裡，如此這般地安排了一陣，就返回長安大街賣起卦來。有人認識東方朔，知道他

識天文，通陰陽，都爭着占卜求卦，所占所求，都是「正月十六火焚身」的卦條籤語。人們非常驚慌，紛紛求問解脫的辦法。東方朔神秘地說：「正月十三下午，城裡的白鬍子老人們，都到城西北十里鋪大道口等候。天黑時，從西北方向會過來一位騎粉紅色銀驢的紅衣姑娘，她就是奉旨火燒長安的火神君。見到她後，父老們要跪在地上攔路哀求，方可全城得救。」

人們聽了東方朔的話，信以為真，暗暗互相串連。等到夏曆正月十三下午，城裡的白鬍子老人們都手拄拐杖來到十里鋪等候。天剛擦黑，果然從西北方向過來一位騎粉紅色銀驢的紅衣姑娘，父老們擁而上前，苦苦哀求。那姑娘望着悲哀的父老們說：「我是玉帝的旨意來辦事的，火燒長安時玉皇大帝還要站在南天門上觀看，要是沒火，就是我的罪了。既承父老求情，我把抄錄的偈語給你們，你們可送到人王地主那裡，讓他們想辦法吧。」說完，扔出一張偈語，回身走了。

後來，老人們把這事告訴了漢武帝，漢武帝望望偈語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「長安在劫，火焚帝闕，十六天火，焰紅宵夜。」漢武帝念着，嚇得滿頭大汗，忙向足智多謀的東方朔

求救。東方朔說：「聽說火神君也愛吃湯圓，我看，十五的晚上可讓全城臣民都做湯圓供奉，虔誠禱告，求火神君高抬貴手。再傳諭京都臣民一齊動手造燈，十六晚上，大街小巷，庭院屋門，都掛上紅燈，滿城點放焰火鞭炮。屆時，滿城通紅，火球橫飛，必能唬住在南天門觀望的玉帝。再把京都四門大開，讓城外的庶民百姓進城觀燈。皇上、妃子、宮娥彩女，三三五五出宮去街上觀燈，混雜在鄉下來的那些不在劫的人中，會沾他們的光，蒙他們的福，免去災難。另外，神仙也知元宵的湯圓做好，可讓元宵手提大宮燈，把元宵的名字寫上，在前開道，我手端湯圓跟在後邊，穿大街走小巷，虔誠敬奉遊走在長安上空的火神君，定會使她心軟下來的。」漢武帝一聽，心中大喜，就傳旨按東方朔的辦法行事。

正月十六，日墜西山，長安城裡張燈結綵，鄉下的百姓得了消息也都陸陸續續進城觀燈。漢武帝脫去龍袍，換上便服，在幾個近臣的保護下走上大街。娘娘貴妃，宮娥彩女，也三五成群地離開了皇宮。整個長安城，燈火通明，火球橫飛，焰火滿天，好看極了。

元宵的妹妹領着父母也來長安觀燈，當地看到寫有「元宵」字樣的大宮燈時，驚喜地高喊：「元宵姐，元宵姐。」元宵聽到喊聲，來到父母跟前，一家人團聚在一起。

鬧了一夜燈火，長安京都安然無事，漢武帝大喜，第二年正月十五照樣讓元宵做湯圓供奉火神君，十六晚上照樣全城掛燈放焰火，相傳為習，年年如此。 摘自新華網



▲今年元宵節少不了兔子燈